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北疆印记】

战国赵长城与“胡服骑射”

□刘俊

长城是我国古代一种用于军事防御的建筑工程,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据2016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国长城报告》,我国长城资源分布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4个县(市、区、旗)。总长度为21196.18公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长城修筑的历史可上溯到西周时期,当时西周北部毗邻游牧民族狄獫狁,西周宣王为了防御狄獫狁袭击,护卫京都及其以北地区安全,在朔方(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地区)一带修筑防御城堡。这种由相隔一定距离的小城堡形成的列城,就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军事防线。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相互争霸战争不断,为保证各自国家安全,诸侯列国在各自边境地带修筑长城,形成了诸侯长城,最早建筑的是公元前7世纪的赵长城。诸侯长城的特点是东、南、西、北方向各不相同,长度不等,史家称之为“先秦长城”或“战国长城”。

内蒙古境内的长城有7570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分布于全区的12个盟市的76个旗县。有战国时期的赵长城、燕长城、秦昭襄王长城、秦始皇长城、西汉长城、东汉长城、北魏长城、北宋长城、西夏长城、金代长城、明代长城。其中赵长城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长城,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赵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主赵烈侯,是晋大夫襄的后代,和魏、韩一起,三家分晋。疆域拥有今河北西南部、山西中部、陕西东北和内蒙古河套地区,最初建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原东),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又迁都邯郸(今河北省)。赵国东邻齐国,东北与燕国、东胡接壤,南面和西南与魏国为邻,北与匈奴为邻,西与秦、韩为界,西北有楼烦林胡。赵武灵王是赵国的第六代国君,他12岁即位时,赵国正处于国势衰落时期。在即位的19年间,常被插在中间的小国中山国国仇,被秦、魏攻伐战败6次,损兵折将,城邑被占,忍辱削地。同时游牧部落林胡、东胡、楼烦、匈奴乘诸侯兼并,特别是燕、赵全力御齐防秦的时机经常以骑兵发动骚扰。

赵武灵王在亲历的战斗中发现,中原的作战工具和胡人的相比显得特别不灵活,中原将士是上衣下裳、宽袍大袖、外裹重甲,作战速度不快,战车在山地如废物一样。而胡人在马背上,则是紧身窄袖、穿着长裤,外裹轻甲、弯刀劲弓,如风来去。公元前307年,为有效抵御强敌威胁,赵武灵王决定“变服骑射,以备燕、胡、秦、韩之边”,推行“胡服骑射”实行军事改革。“胡服骑射”说到底就是向胡人学习,推行胡人便于骑射的服装,学习胡人骑射技术,废除中原当时传统的宽袍大袖衣着,汰除笨拙的兵甲、战车,组建一支穿短装、能骑射,以骑代车机动灵活的骑兵队伍,以增强赵国的军事实力。赵武灵王是一位意志坚定、意识创新、讲求实用、富有谋略、勇于革新的封建君主。他广排众议,坚决推行变革。他采取逐步推广的办法,带头穿胡服上朝,先在家族中和朝廷推广,然后推广到官府和军队。从自身做起,自上而下,先难后易,摒弃了宽袍大袖装束和笨重战车,在军中推开了身着胡服,乘驾轻骑,佩以弓箭和剑矛的骑兵将士。着胡服就是为了便于骑射,推行胡服就是为了学习骑射的战斗技术,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赵国在逐步推行胡服的同时,招“骑射”建“骑邑”,开始广泛地招募能骑射之士,在攻取原阳(今呼和浩特金河镇八拜古城)之后,设置了训练骑兵的基地。同时,不少北方游牧部落骑士投靠赵国。通过“胡服骑射”这一军事改革,赵武灵王组建了以骑兵为主的庞大军队,使赵军战斗力迅速提高,在战斗中所向披靡,对外用兵接连取得胜利,促进了赵国的强盛。

公元前306年,赵国向西攻略胡地到榆中,“林胡王献马”,由代相赵主胡致其兵。榆中即今内蒙古河套东北岸和陕西西北端,大体在黄河“几”字弯内东半部。“林胡王献马”即表示臣服,归属赵国,“赵国主胡”就是由赵国兼管林胡部族;“致其兵”就是收编林胡的军队。公元前300年赵国乘开拓北疆疆域,出兵林胡、楼烦,占据了从北直到燕国、代地沿大青山、乌拉山南麓向西推进,疆域扩展到河套边缘,占有阴山地域。据王炜民著《阴山文化史》载:赵武灵王沿阴山脚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东起代郡,西至高阙,并置云中、雁门、代三郡。云中郡治所在今托克逊古城村古村,辖境包括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北的呼和浩特市,辖境包括土默特右旗以西、黄河以北地区。雁门郡辖境包括今乌兰察布市黄旗海、岱海以南地区,及山西北部数县,治所在善无(山西右玉南)。代郡辖今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兴和县南部地区,并修建了九原城,故址在今包头市九原区麻池乡。

据高旺著《内蒙古长城史话》载:赵长城的具体走向是,由河北省宣化境内,经尚义县,跨东洋河,进入内蒙古兴和县而后走辉腾梁山、大青山南麓,经乌拉山而直趋狼山。从实地考察看,进入今内蒙古境内,自兴和西行,经察右前旗、卓资县至呼和浩特北,沿大青山到达包头,再越昆都仑河绕乌拉山进入后套平原,然后趋于狼山之中,全长1200里。

胡服骑射的历史意义:一、促进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交往,对民族文化融合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二、改变了中原的衣冠制度,对中原服装的多样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三、骑兵这种新型兵种从草原走向中原大地,对古代军队历史发展演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创了中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是中国古代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在军事领域相互影响重要融合的结果;四、马作为古代重要交通工具和战争利器,以及对生产、生活的便利,对古代中原交通发展、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破除因循守旧观念,与时俱进,敢于善于吸纳不同民族文化的成功典型。它不仅使赵国强盛,跻身战国七雄行列,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

在达斡尔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当中,鲁日格勒舞蹈一直是经久不衰的民族瑰宝,在现今的“民族歌舞之乡”——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各种节庆活动中,鲁日格勒依然是首选的表演节目。鲁日格勒,是跳跃在达斡尔人生命中的音符,是流淌在达斡尔人血液里的旋律。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⑧



穿越时空的文化瑰宝

鲁日格勒是以呼号为节奏,多由女子参加的边呼边跳的民间舞蹈。这种舞蹈起源于远古狩猎时代,可能是由于达斡尔族先民围着篝火狂舞而得名。鲁日格勒一般是两人对舞,其他人围观助兴,达到高潮时多人下场齐舞。每场开始时,以唱为主,曲调悠扬缓慢,委婉动听,舞者随曲拍滑步慢舞;继而以舞为主,歌曲转为欢快,舞步随之加快加大;最后进入高潮时,歌唱变为“哲嘿哲”“德乎达”“哈莫、哈莫”等简短有力、风趣动听的呼号。对舞者一手叉腰,一手伸开挥向对方,左右手交替动作,形成双方“对打”“对挡”的架势。2006年达斡尔族鲁日格勒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鲁日格勒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古代达斡尔民族在春意微透的夜里,聚集在村头的草坪上,围绕熊熊燃烧的篝火手舞足蹈,你呼我唤,劳动之余以舞蹈形式抒发心声,调整精神,消除疲劳。

随着时代的发展,鲁日格勒得到积极的传承与保护。近年来,鲁日格勒在北京保利剧院、欧洲文化名城布拉格等地的舞台上精彩上演。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乌兰牧骑一直把鲁日格勒作为品牌节目,其《嬉水姑娘》《鲁日格勒》《欢腾的山村》《采集》等鲁日格勒舞蹈节目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多次在全国及自治区文艺舞台上绽放光彩。

充满力量的生命“呼号”

1957年8月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朱朝霞,是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达斡尔族鲁日格勒自治区级传承人。朱朝霞是伴随着艳丽多姿的达斡尔族民俗,特别是鲁日格勒欢快的音符长大的。她从小就喜欢看这里的老人们跳鲁日格勒,她童年时代的朋友,也几乎都是喜欢跳鲁日格勒的达斡尔族女孩。耳濡目染,从稚嫩童年起,鲁日格勒就让朱朝霞充满了兴趣,成为她为之奋斗奉献一生的挚爱。

朱朝霞告诉记者,鲁日格勒是达斡尔族妇女最喜爱的民间舞蹈。鲁日格勒也叫“阿罕伯”“哈库麦”。听老人们讲,鲁日格勒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篝火旁,它的好多动作是模仿火的燃烧,而鲁日格勒的意思就是“燃烧”“希望”。

朱朝霞介绍,达斡尔族作为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三少民族”之一,它的舞蹈语汇非常有特点。鲁日格勒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就是以无伴奏为主的呼号,这种呼号与众不同,能让人们心灵震撼,过目不忘,终生铭记。这种呼号最初来源于原始社会妇女在家中的舞蹈,后演变成妇女们在田间地头、生产劳动、闲暇时光中传递出的喜悦之声。这些呼号并非凭空而来,都是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是人们模仿布谷鸟等各种飞禽走兽等万物的声音而形成,它是鲁日格勒最鲜明的标识。

鲁日格勒与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朱朝霞说,鲁日格勒的许多舞蹈动作都来源于生活,比如,洗脸、梳头、照镜子、挑

水、提水……还有一些动作来源于生产劳动,比如,采柳蒿芽、采豌豆、采苞米、插秧、种地……鲁日格勒深深根植于生活的源头活水,人们跳鲁日格勒就是在跳自己,因此,跳的时候会特别开心,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与绽放。

令朱朝霞感动的是,跳鲁日格勒跳得“最好”的还是民间百姓,有些百姓跳起鲁日格勒很“地道”,他们的动作虽不像专业演员那样规范,但他们洋溢出的内心的那种感觉,是最大的亮点,专业演员有时还真学不到位。朱朝霞说,这么多年,她一直执着地向百姓学习、向鲁日格勒艺术前辈学习,积极与同行交流,向年轻一代传授鲁日格勒技艺,一路摸爬滚打走来,日复一日,鲁日格勒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了。



图为朱朝霞(左)与徒弟合影。

对话大地的心灵洗礼

在朱朝霞看来,鲁日格勒存在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是对人们心灵的一种洗礼。在鲁日格勒响亮的呼号中,蕴含着热爱动物、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在鲁日格勒欢快的旋律中,人们可以与动物对话,与大地对话,与自然对话,鲁日格勒表达的就是这种朴素高尚的情感。朱朝霞认为,鲁日格勒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是能让人们团结和睦地在一起,闲暇的时候,跳起鲁日格勒,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让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更加深厚,还能让人们感受到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那种亲近感,温暖人生,照亮心灵。

一生致力于鲁日格勒的传扬与传承,鲁日格勒那永恒的旋律早已融入朱朝霞的血脉之中。中国现代民族民间舞蹈创始人、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贾作光这样评价朱朝霞:“非常优秀的北方少数民族舞蹈表演者、创作者,她自编自演的作品《嬉水姑娘》表演得惟妙惟肖、活泼可爱,表现了达斡尔族少女天真浪漫的生活情景。”

生生不息的传承之路

40年来,朱朝霞始终坚持着收集、整理、挖掘、创新鲁日格勒舞蹈艺术,向民间老艺人学习原始舞步、动作、呼号等,现已掌握近百种呼号和唱法;编导了十几个版本的鲁日格勒,累计向数万余人次传授鲁日格勒技艺,为鲁日格勒传承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990年朱朝霞受荷兰国家艺术团邀请,赴荷兰传授鲁日格勒舞蹈艺术。

如今退休已7年的朱朝霞,仍奔走在鲁日格勒传承之路上。她说,鲁日格勒等非遗传的意义重大,作为非遗传承人,深感肩负的责任,这是她一生的事业。朱朝霞说,国家加强了对鲁日格勒的保护与传承,莫旗各乡镇文化站

均培养了大批鲁日格勒人才,该旗腾克、阿尔拉、哈达阳等民族乡、镇还组建了鲁日格勒表演队。乡镇群众在茶余饭后都会走出家门,跳起欢快的鲁日格勒,她们优美的舞姿并不比专业演员逊色。

朱朝霞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认为,鲁日格勒的传承发展,不能只教动作,一定要在形成作品上下功夫,一定要有作品成果。有了作品,孩子们和年轻人跳鲁日格勒才“有的放矢”。所以,鲁日格勒的传承要上升到艺术领域,否则只能是虚幻的“空中楼阁”。

鲁日格勒为什么能得到那么多人的喜爱?朱朝霞说,因为鲁日格勒寄托了人们向往美好、向往幸福的愿景,它能治愈人心,所以广为流传。(本栏目图片源自网络)

『鲁日格勒』:跳跃在达斡尔人生命中的音符

□本报记者 许素红



【一言】

鲜明的达斡尔族文化符号

达斡尔族的鲁日格勒舞蹈,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民族文化符号,绽放着独特而迷人的艺术光芒。

鲁日格勒舞者的动作欢快有力又不失柔美,每一个步伐,每一个手势,模拟狩猎、捕鱼、劳作、挑水、插秧等动作元素,生动地展现了达斡尔族人民昔日的生产生活场景,将喜悦之情融入到了舞蹈表演之中;无伴奏的呼号,充满生命的律动,是鲁日格勒最鲜明的标识,在盛大庆典和日常的聚会活动中,鲁日格勒为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祝福。

鲁日格勒舞蹈承载着达斡尔民族的精神寄托和文化传承,它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生动地展现了达斡尔民族的风情与生活,是舞台上达斡尔民族形象的立体展现,是达斡尔族人民勤劳勇敢、热爱生活、互助和谐、蓬勃向上民族个性的象征。

“哈库麦勒”(鲁日格勒)歌舞如同一件“活化石”,穿越时空而来,对研究和探索北方民族原始狩猎歌舞发展沿革有重要意义。作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它值得我们去欣赏、去保护、去传承,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生生不息的艺术存在。



1980年朱朝霞自编自演的富有达斡尔族生活气息的独舞《嬉水姑娘》。

